

# 从前初识这世间

——电影中的经典诗歌

黄中俊

我在重庆一个兵工厂的厂区出生、长大。说是在重庆，厂区更像是山里的一个小镇。幸运的是，小镇上有一座职工电影院。我离开小镇前，这座影院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一部部新片的上映，一部部老电影的重放，让我接触到了另一片天地。其中，对我的影响最深远的，要算电影中的经典诗歌了。

中学时期，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我只读过课本上的《威尼斯商人》节选。老电影《王子复仇记》，是我第一次看到莎翁悲剧《哈姆雷特》。奇异的复仇故事，黑白电影的遥远凝重、劳伦斯·奥列佛忧郁的王子扮相、孙道临磁性的具有穿透力的声音，汇成石破天惊的力量把我裹挟而去。电影中打动我的，还有哈姆雷特写给奥菲莉亚的情诗。

怀疑星辰的发光，  
怀疑日月的运行，  
疑心真理不真，  
不要怀疑我的爱情……

情诗以堆叠的语句开头，高谈星辰、日月和真理，推波助澜，蓄力造势，再以飞来之笔完成逆转，收笔于平凡间的男女之爱。情诗很短，却展示了身为小镇少年的我从未见过的爱之直接、热烈。当然，这首诗是通过波洛涅斯的口读给王后听的，这也预示着这场爱情的悲剧结局。

离开小镇后我进入大学读中文系，毕业后四处奔波，许多时候也面临与哈姆雷特相似的选择困境。我读《哈姆雷特》，写与《哈姆雷特》有关的文章，知道了哈姆雷特形象所蕴含的人文主义精神，但哈姆雷特的情诗依然是我心中最美的情诗之一。

在北京人艺工作时，我看林兆华导演排现代版的《哈姆雷特》。林导让多个演员穿插扮演多个角色，以此体现“人人都是哈姆雷特”的理念。这首情诗，由演员梁冠华朗读，他先后扮演哈姆雷特、波洛涅斯、福丁布拉斯、掘墓人。我想，林导作这样的安排，也许暗含着这样的理念——谁不曾如此疯狂地爱过一个人？！

如果说哈姆雷特的情诗是炽热的情诗的话，那么，裴多菲的《我愿意是激流》就是沧桑的情诗了。

……我愿意是废墟，  
在峻峭的山岩上，  
这静默的毁灭  
并不使我懊丧……  
只要我的爱人  
是青青的常春藤，  
沿着我荒凉的额，  
亲密地攀援上升……

裴多菲，课本上的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中提到过他，匈牙利的革命者，人尽皆知的《自由与爱情》的作者。所以，在潘虹与达式常主演的《人到中年》中听到《我愿意是激流》时，我不敢相信，原来裴多菲也写纯粹的情诗？也因为爱情而一再表白“我愿意”？也用生动的形象而不是抽象的概念营造诗意？那时的我，正处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爱透了诗中的沧桑感和有沧桑感的形象，“废墟”“破旗”等形象在我的文章中都出现过。

后来，我有意识地去读裴多菲的情诗来读，如《你爱的是春天》。诗人自认为像秋天，恋人却像春天，假如诗人退后一步，恋人向前一步，那么，诗人和恋人就可以一同住在美丽的、热烈的夏天。1915年，孙中山与宋庆龄举行婚礼时，两人共同朗诵了这首诗。诗的意境与当时两人的情况高度吻合，宛若天成。

这些年，这首诗又出现在青春电视剧《一起同过窗》和表现母爱的电影《妈妈！》中，无论是烘托遗憾的校园恋情还是点题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与母亲倒置的母女关系，都是对这首诗的独特解读。

日本电影《人证》中的《草帽歌》也是我难忘的诗歌之一。《草帽歌》在片中以现代歌曲的形式出现。电影的背景是母亲杀子的悲剧故事，故而《草帽歌》被演唱得凄厉绝望。但归根结底，《草帽歌》是一首讲母爱的童谣。我不明白，抛开母亲杀子的事实背景不谈，为什么一首讲母爱的童谣会如此忧伤？童谣不应该是阳光灿烂、蹦蹦跳跳的吗，一如我们小时候唱的歌《排排坐吃果果》？

……妈妈，只有那草帽  
是我珍贵的无价之宝，  
但我们已经失去，  
没有人再能找到，  
就像你给我的生命……

《草帽歌》改编自日本著名诗人、童谣运动的重要代表西条八十的《麦秸草帽》。由于《草帽歌》，我开始关注西条八十和日本童谣。童谣虽然是为儿童而作，但其中也饱含了一个成年人对儿童时代的追忆，隐藏着成年人对母爱远去、亲人分离、故乡难回等情感的抒发。

如我们熟悉的日本童谣《红蜻蜓》讲了15岁的小姐姐远嫁，《故乡的秋》讲了孩子祈求上战场的父亲平安归来。中国的童谣也不乏忧伤的篇什，从讲童养媳小白菜悲惨故事的《小白菜》，到源自同名电影的歌颂母爱的《鲁冰花》。西条八十认为，成年人应为儿童写诗，不但要让儿童高兴，还应该先让成年人高兴。让成年人高兴，我的理解是，成年人借童谣抒发乡愁，对童年的“乡愁”。

在电影中以演唱形式呈现的经典诗歌，还有《橘颂》。《屈原》是改革开放后内地第一部香港电影。香港能拍出这么严肃的历史电影，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而最让我惊艳的，则是婵娟——意料的芳名，古雅的扮相，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当然，还有她的一曲古筝弹唱《橘颂》。

那时，读中学的我正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注释将屈原的《离骚》翻为现代文，看到的是一个热烈、忧愤、眷恋、幻灭等各种沉重的情感激流纠缠在一起的痛苦灵魂。待遇见《橘颂》时，它的明丽、宁静、简练、悠远让我觉得两首诗不是出自同一作者，至少不是同一作者的同一时期。多年以后读到梁宗岱的《屈原》，他的一段描述完全说的就是我从读《离骚》跳转到读《橘颂》的感觉：

“仿佛在一个惊涛骇浪的黑水洋航行后忽然扬帆于风日流利的碧海；或者从一个暗无天日，或在天风掠过时偶然透出一线微光的幽林走到一个明净的水滨，那上面亭亭立着一株‘青黄杂糅’的橘树，在头上的蓝天划出一个极清楚的轮廓；一切都那么和平，澄静，圆融……”

根据梁宗岱的分析，《橘颂》和《离骚》一样，都写于屈原放逐后，屈原在《橘颂》里所向往的“决不单是外界底光明，而尤其是心灵底宁静”。

“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橘颂》用橘的品质表达



▲ [法]瓦雷里著《瓦雷里诗歌全集》书影  
▲ 宫崎骏电影《起风了》中有一诗出自法国家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雷里的《海滨墓园》。图为《起风了》剧照。

作者的人格理想，是最早的托物言志的诗歌，也是后世咏橘诗的源头。现在，《橘颂》的表现形式可谓多矣，电视剧、话剧、诗朗诵、微电影、歌舞等等不一而足。而演唱《橘颂》时，创作者一般会在伴奏的乐器上作文章，如梁宗岱的演唱就配上了编钟、笙、鼓、古筝、笛子，好不热闹。但我最爱的，永远是垂髫稚童弹唱的一曲清简的《橘颂》。

另外一首刻在我心里的诗歌，出自日本电影《风雪黄昏》，又名《起风了》。战争爆发的大背景，轻井泽的风光，即将应征入伍的大学生达郎，患上肺结核的外交官女儿节子……这些元素叠加在一起，结局就只能是不幸而唯美的爱情了。当然，唯美的还有，我初见的一双璧人——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以及达郎鼓励节子抵抗疾病的诗句：“青青芳草，迎风起舞”。

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诗出自法国家象征主义诗人保尔·瓦雷里的巅峰之作《海滨墓园》。《海滨墓园》充满了各种晦涩的象征，朦胧而神秘，但这句诗却直白易懂。最权威的翻译来自卞之琳：“起风了，只有试着活下去一条路。”宫崎骏近年的动画片《起风了》中，这句诗被译为“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网上最流行的翻译是“纵有疾风起，人生不言弃”。这些译句都隐含着情不得已的咬紧牙关，而唯有“青青芳草，迎风起舞”一句，诗意盎然，很有俳句的味道，让我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充盈而高扬的生命力。

“青青芳草，迎风起舞”也是深深地融入我的生活的诗句——无论是在久病住院期间，还是在异国求学期间，甚或在疫情封控时驻守工厂期间，每当我看见一株顽强的小草或是一片汹涌的草海时，总有一句诗跳入我的脑中：青青芳草，迎风起舞……

回想从前，我多么幸运，我的小镇有那么一座影院，它带给了我一个斑斓的世界，还缀以名诗丽句，关于炽热或沧桑的爱情、远去的童年、独立的人格、蓬勃的生命力的名诗丽句。这些电影和诗歌是闪电，划破了我封闭的小镇生活的天空；是阳光，为我平淡的岁月投下了金色



的光影；是星辰，指引着我在明暗交杂的世间一路前行。我没有想到它们会让我一眼万年，永远停留在了我的生命中。多年过去，我总会于不经意间在心里与它们蓦然相逢，如在香薰听执导的上戏汉藏双语版《哈姆雷特》的时候，在虹口公园偶遇裴多菲塑像的时候，在《唐人街探案3》中听见《草帽歌》的时候，在张炜《橘颂》中认识一只叫“橘颂”的猫的时候，走在路上听到周深的《起风了》的时候……

重庆的兵工厂已搬迁，熟悉的人已星散凋零，那座影院已改头换面，前厅成了餐厅，场内则成了停车场。近期计划回重庆探亲，看看老厂区 and 那座影院。我知道，走近影院时我一定会想起那个曾经的观影少年，想起那些电影和诗篇，想起在电影中初识世间的从前，正如周深在《起风了》中所唱——

风吹起了从前，  
从前初识这世间，万般流连，  
看着天边似在眼前，  
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

# 从侠义小说到网络仙侠

——中国文脉与武侠小说的当代价值

汤哲声

武侠小说是中国重要的小说文脉。自东汉末年《燕丹子》之后，中国的武侠小说创作就生生不息，代代相传，古代的侠义小说、现当代的武侠小说和当下网络仙侠小说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发展序列。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响力之所以至今强盛不衰，在于它在传统的承接中不断地创新，呈现出具有鲜明文类特征的时代价值。

##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彰显者

武侠小说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历史的必然。司马迁的《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班固的《游侠传》等史学著作构造了中国侠文化的底色，信、勇、济、气、隐是中国侠文化的内涵和中国侠客侠性、侠义、侠行的形态。汉之后，中国侠文化出入人文，中国文学成为了中国侠文化的传承者和呈现者。

千古人文侠客梦。中国侠文化裹挟着中国主流文化呈现于各种文学类型中，同样，武侠小说的创作也成为了中国各种文化形态的载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天人合一，道法自然；革故鼎新，与时俱进；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心诚意，修齐治平；知行合一，致良知；言必信，行必果；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不同时期的中国武侠小说中不同的人物表现出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不同的文化形态，然而蕴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始终在中国武侠小说中占据主导。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武侠美学构造了特有的表现形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的君子之路，与大侠的成侠之路相一致；非攻兼爱民为本，墨家文化的社会观体现出侠客们的兼济天下、扶弱济贫的侠客本色；顺其自然、神气运行，道家文化的运行理念则演化为侠客超常武功的通关之路；消强放下，慈悲为怀，佛家思想的生死观念常常被视为侠客侠行的至高境界……中国的武侠文化充分汲取了传统文化之精华，打造成一套极具中华特色的侠文化体系。

武侠小说追求阅读市场最大化，没有读者，也就没有了武侠小说。中国文化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形态，但是源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及其所呈现的价值观和是非观已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华武侠小说之所以生生不息、长盛不衰，就在于它彰显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世俗文化、世俗人群的主流人生价值取向相一致，能够获得中国大众的文化共鸣。

在快意恩仇中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了中国武侠小说的文化标识和表现形态，表现出跨越时代的独特的魅力。

##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武侠小说在当今中国影响最大的人物是民国初年出现的大侠霍元甲。关于霍元甲，最为完整记录和最为形象的描述来自于1923年出版的平江不肖生创作的武侠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霍元甲最为人们称道的是做了两件事，一是用中国传统武术迷踪艺与多国大力士打擂台；二是创建了中华精武会，担任首届总教习。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被洋人所欺侮，此时一个用中国传统武术绝技的中国人向飞扬跋扈的洋人挑战，并能够战胜之，使得国人的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怎么能不激动人心！在中国广大民众看来，霍元甲与外国大力士打擂台是中国国人敢于拼搏，霍元甲对获取胜利的追求是为了国家奋起。

霍元甲形象表现的是中华精神，影响力至今不衰。中华武术产生于冷兵器时代，如何在热兵器时代产生作用，霍元甲等提出将中华武术用作全民健身的技艺，并付诸实践。1909年，在中华精武会成立10周年的纪念集出版之际，孙



霍元甲形象表现的是中华精神，影响力至今不衰。图为《霍元甲》(2006)剧照。李连杰在电影中饰演霍元甲。

中山曾为之作序，对霍元甲等将中华武术作为全民健身之技艺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华崛起，全民健身，霍元甲形象为中华侠文化构建了最重要的时代价值，那就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在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现代侠义精神中注入新内涵的是金庸。他将民族融合、民本民安的追求融入进侠义精神。中国武侠小说自清之后，一直有汉族中心的观念。金庸最初的小说《书剑恩仇录》也是如此。从第二部小说《碧血剑》开始，金庸打破了汉族中心论，将民族融合、民本民安视作大侠们追求的社会目标。不是某一个种族为核心，而是中华各民族的平等融合，不是某一个朝廷的争胜，而是老百姓生活的宁静和平安。这样的侠义精神在萧峰、令狐冲，甚至是韦小宝形象中都有鲜明的表现。金庸小说开辟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现代侠义精神的新境界。

霍元甲形象和金庸小说的民本论的产生都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变革中侠义精神的变革和提升。数千年来中国武侠小说中的侠义精神不变的是侠义人格。真正的大侠首先要能辨别是非、认清真伪，并对善者、弱者产生同情心。一个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人没有能力做大侠，一个没有社会冷暖感知的人没有动力做大侠。其次是乐于奉献，对邪恶之人、丑恶之事敢于出手，对备受欺凌的弱小人、不平之事给予关注

和支持，除暴安良，扶弱济贫，赴土厄困，千里瞻危。再次是隐逸，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这样的侠义人格可称之伟大，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

国强、民安、侠义，可称之为大侠，反之就是魔，就是邪。这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原则，并形成武侠传统。

## 江湖世界与中国故事

1998年金庸与池田大作进行了多次对话。在对话中两位大师论及中国武侠小说时，都高度赞扬中国武侠小说所表现出来的非凡的想象力。确实，想象力是武侠小说的美学核心。没有想象力，武侠小说就萎靡无力、黯然失色。武侠小说的想象力最突出地表现在江湖世界的构造。江湖世界既有人间世的烟火气，又有神怪的神灵气，一边联结着百姓的生活，而接地气，一边联结着神灵，而通异界。在江湖世界中叙述故事，既有人间的悲欢离合，又有超凡脱俗别样境界。同样在江湖世界中，成、成魔，一切不可思议皆有可能，似乎都能合理地存在。

打出一个有别于人间世界和神灵世界的江湖空间是中国现代武侠小说的贡献，它最初形成于平江不肖生1923年创作的《江湖奇侠传》。武侠小说之所以为很多人喜欢，就在于它可以

使人在脑洞大开中获取新奇，在别一样的境界中获取到别一样的美学享受。

武侠小说是模式小说，不外乎复仇、行侠、争霸、夺宝和情变等等。将这些模式捏合起来，看上去就是武侠小说，但是仅是这些模式，小说情节结构一定散乱和冗长。然而，剥离了这些模式，也就是武侠小说，因为它们都是武侠小说的标识。

如何将这些武侠模式具有逻辑性地合理呈现，一直是中国武侠小说作家们所探索的创作之路。“五四”新文学所展现的文学创作理念，给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作家很多启发和借鉴。上世纪40年代，白羽、王度庐将人性、人情贯穿于各类武侠小说模式中，使得武侠小说有了生命力。金庸创造了成长模式，将人生、人性作为小说情节的贯穿线索，统领着武侠小说的各种模块，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彰显中完成人物设定。在武侠情节中塑造生动的人物形象，金庸小说打造出相当完美的武侠美学系统，其影响力一直辐射在当下中国网络玄幻小说的创作中。

阅读优秀的武侠小说常常欢喜于其中的生活知识的描述，常常折服于其中揭示的人生启示。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写生活知识和人生哲理是武侠小说创作的一个传统。平江不肖生在《江湖奇侠传》中写了草莽江湖中的拳理人格；白羽在小说中写江湖世界的秘珍规矩；王度庐在小说中写了江湖人的自卑、自怜。金庸小说中不仅知识丰富，而且趣味盎然，韵味隽永。他将生活知识与人生人性相连，将武术与学术、艺术打通，在规律的追寻和展示中启迪人生。既形而上，又形而下，这是不同阶层、不同人群都喜欢金庸小说的重要原因。

小说说到底还是要讲故事，这是语言艺术的根本属性。没有好看的故事，就没有多少人阅读，就没有社会影响力。优秀的武侠小说讲述的是中国故事，充满了家乡的味道。

## 大传奇中展现东方文化密码

中国武侠小说在清末民初之际随

着大量劳工和商人走向海外，最初出海的是中国古代侠义小说，后来扩及到民国武侠小说。与这些随声听读互相流转的状态不同，海外有意识地翻译传播武侠小说还是在金庸小说流行之时。金庸小说是外译规模最大，流行也最广的中国武侠小说。在金庸小说的外译带动下，中国当代武侠小说开始大规模地走向海外，卧龙生、梁羽生、古龙等人作品的外译都成规模。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外译的主要作品是网络玄幻小说，且发展迅速，势头迅猛。

在大传奇中向世界呈现了大中华的文化、大中华的历史和大中华的博大精深，中国武侠小说在世界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东南亚地区中的很多国家也有侠义小说的创作传统，但是格局之大、气象之弘、风格之美，都无法与中国武侠小说相比。中国武侠小说的流行也激发了东南亚很多国家侠义小说的创作热潮，但是不论怎样本土化，这些国家的侠义小说都有中国武侠小说的影子，很多小说干脆就以中国作为背景进行本土化的侠义想象。在武侠小说海外传播中得以完美地体现。

中国的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中常常被看成“东方魔戒”，吸引读者更多的是东方文化。什么是周天、劫运，什么是天道、仙道、人道，如何气脉运转，打通经脉，在英语世界的读者来看这就是东方的生命哲学的根带和神秘的东方文化密码。金庸小说之后，中国网络仙侠小说成为当下中国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中翻译和传播的主流文类，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塑造仙侠的小说有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气息，展示着更多的东方文化的奥秘。

【作者为苏州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武侠小说研究会副会长。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基础类重点项目“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与大事记整理研究”（批准号：20AZW019）阶段性成果。】